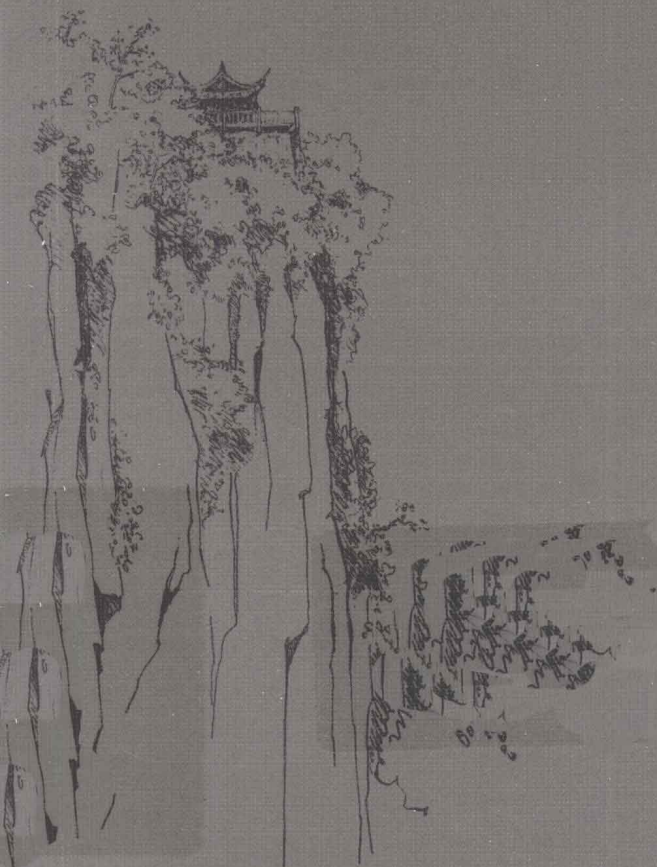


溪口品读

溪口雪窦山水，事、诗、文三者皆得，是有魂有魄之地。
我品溪口，乃忘情于其画境、诗意、禅味也。

沈国民
编著



宁波出版社

蒋氏故里

弥勒圣地

民国古镇

唐诗之路

应梦名山

溪口品读

沈国民 编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溪口品读 / 沈国民编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526-0372-9

I. ①溪… II. ①沈…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7749 号

溪口品读

沈国民 编著

-
- 责任编辑 王松见
插图 沈未央
封面设计 沈未央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联系电话 0574-87287264(编辑) 0574-87242865(发行)
网 址 <http://www.nbcbbs.com>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字数 7 印张 1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372-9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诗里溪口(代前言)

沈潇潇

山水是一种存在,诗是另一种存在。诗寓山水,山水栖诗。
山水因诗而灵动,诗因山水而意远。

大文豪苏东坡诗曰:“好句真传雪窦风!”

溪口雪窦在山水里,也在诗里。山水溪口分外妖娆,诗里雪
窦意趣高妙。

——
拔地万重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
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

这是宋代大文学家王安石在溪口雪窦山上为千丈岩瀑布吟
出的诗句。佳句流传近千年,也常引起我的回忆。

1980年,春上溪头芥菜花时节,当时还在读大三的一群
同学第一次来到了溪口。那时改革开放的浪潮虽已汹涌澎
湃,但镇上的蒋氏遗迹还没有对外开放,包括镇东武岭头上被日
本侵略军飞机炸毁的文昌阁也仍是一片废墟,街上几乎没有什
么游客。在那慷慨激昂、充满激情和遐想的80年代初,被“天之
骄子”和“未来社会栋梁”的幻想、憧憬笼罩下的新一代大学生,
也缺少那份思古之幽情或闲情,所以在溪口镇头上也没逗留太

长的工夫，就直奔雪窦山自然风光而去。在山风骀荡、清新美丽的雪窦山心，我们也没有多少兴趣去关注那座当时已经破败不堪的禅宗名刹。而在危崖壁立的千丈岩瀑布口，年轻的学子却有了异样的感觉。

这是生理的颤栗。清《四明山志》述：“其岩绝壁千仞，故名千丈岩；水至半壁，有岩突出隔之，洒若飞雪而复为瀑布。亦名‘瀑布山’。”在瀑口凌空突兀的鹰嘴岩上，身左是湍急奔腾、夺崖而出的涧水，右望是连绵的悬崖峭壁，俯视则是如雪飞溅、一泻千丈的瀑流。逼仄、一半悬空的鹰嘴岩在脚下似乎抖动起来，好像雄鹰复活欲驮着我飞翔。

这是精神的洗礼。在这巍峨的雪窦山上，在这千仞绝壁之前，在这哗啦啦歌唱的瀑布声里，在这白云缭绕、到处开满了映山红和更多不知名野花的山谷间，我的心慢慢地沉静下来，浮躁得到了氤氲水雾的抚慰，狂妄得到了缕缕山风的梳理。当颤栗终于平息，对溪口雪窦山，对大自然神奇造化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当多年以后读到王安石的《千丈岩瀑布》诗时，那年春天的情景就会在我眼前翩翩浮现。而当我如今一次次登临雪窦山时，我也总会想起这首《千丈岩瀑布》诗来。

千丈岩瀑布如诗，是神奇的造化书写在雪窦山上的一行大美之诗！雪窦山如诗，是神奇的造化写在四明大地上的一首壮丽诗篇！

这大概也是我时隔多年想起写这篇《诗里溪口》的最初缘起，尽管我当时并不自知。

对千丈岩瀑布钟情有加的，远不止王安石一人。如王安石的密友、与王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他在岩上飞雪亭凭栏观瀑嫌不够过瘾，又特意绕了一大段崎岖山路去岩下赏瀑。两相比较，一番感受也就浮上心头：

玉虬垂处雪花翻，四序雷声六月寒。
凭栏未穷千丈势，请从岩下举头看。

这是“外来和尚”念的“经”。而作为本土文人，他们对千丈岩的吟咏就另有一番情怀。元代文章大家戴表元《雪窠飞雪亭和孙使君》一诗为：

匡庐亦有千寻瀑，无此凌虚翠玉台。
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看飞鸟雪中来。
山神禁肃难投唾，木落魂清得浣埃。
见说下岩堪对壑，道人临壑剪蒿莱。

首句将庐山瀑布与千丈岩瀑布相比，称颂千丈岩的雄奇险峻胜过庐山瀑布。次句“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看飞鸟雪中来”，意境旷远幽深，非常独特。你看，诗人身倚苍老古松，一览众山，犹如站立在九霄云上，看群群山鸟掠过，就好像是从瀑流里溅出的飞沫。气度多么惊人！正是因为戴表元是土生土长的奉化溪口人，正是因为他对家乡山水的挚爱，才使他吟出了如此佳句。

溪口镇岩头村人毛玉佩是清代名冠两浙的书法名家，其性旷达放逸，纵情山林，无意仕途，故又自号“伴我山民”。溪口博物馆里有一块巨大的石砚，据传是晋代书圣王羲之文房四宝之一，因毛玉佩一生敬仰王羲之，故在石砚上镌上“伴我山民”几个字。他在《病中答同人游雪窠寺》诗中曰：

露白风清诗酒夜，庞眉皓首古今人。
多情千丈岩头瀑，能浣征衣十斛尘。

在他的诗中，奔放的千丈岩瀑布是如此多情，竟能够洗却征

人(或旅人)身上的“十斛”尘埃。在他的诗里,千丈岩实际上已成了家乡的一种象征,它给远方游子以深切的抚慰。民国时期奉化人、文学理论家胡行之对千丈岩的描绘也是别开生面:

峭壁奇开水上花,如烟如雾滚龙蛇。

近代中国佛教领袖太虚法师在主持雪窦寺期间曾写下一组《雪窦八咏》,其中在《千丈岩》一诗中把王安石眼中的“五色文”看作了“五彩袈”。有语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太虚法师眼里,则是见山是禅,见水也是禅了:

尽日风横更雨斜,崖悬千丈瀑飞花。
安能立向斜阳望,披作斑斓五彩袈!

太虚另有一首《晓游千丈崖登妙高台》写得比较清新:

秋雪晴翻崖下瀑,晓风凉涌岭头涛。
云松露草非他物,谁识灵峰是妙高?

历代吟咏千丈岩瀑布的诗人还真不少,如唐代孟郊“千寻直裂峰,百尺倒泻泉”,宋代楼钥“惊见银河空外翻,奔湍千丈有余寒”,李遵“珠瀑倒倾飞雪嶽,翠虬翔舞出云堆”,郑清之“试将法雨周沙界,千丈岩头挂彩虹”,明代李濂“雷雨在其下,飞泉半空响”,清代孙达“一片银河清不浊,四时玉雪夏如秋”等等,都异彩纷呈,各有韵味。

历代文人骚客通过从山水审美和体验角度展示雪窦山自然美的实质,在登山临水中表现超越自然的境界,大大丰厚了雪窦山文化底蕴,提升了雪窦山山水水的审美意趣。而清人郑梁则

认为这类诗作“登山临水之兴多，忧民为国之意少”。也许他说得不错，但他的话也让诗人们勉为其难了——正像宋诗人楼钥在《雪窦道中》所言，“城居久矣厌尘劳，来访名山写郁陶”。诗人钟情山水，原就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超脱，甚至是疗养在“社会”所受之伤，他们以清静之心观照自然，以诗言志，在与山水的对话中让心灵得到慰藉。这就够了，何必要揽太多的社会责任让诗人柔弱的肩膀来担当？不过，1937年4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千丈岩一游，曾赋有一诗。诗句从文采上看不免略输风骚，但其拳拳“忧民为国之意”，则与历代诗人迥然相异，他的诗与其说是“言志”，还不如说是“载道”，也许这就是将士与诗人的差异：

来到四明山，先看千丈岩；
若能发水电，更能开我怀。

文人雅士对千丈岩吟咏不休，皇帝老子宋真宗赵恒也凑热闹下谕名千丈岩为“东浙瀑布”。其儿子宋仁宗赵祯也不甘落后，在景佑四年(1037年)的某个深夜，在梦中神游“八极之表”，邂逅一处好山好水。醒来后，他“慨想名山，感形梦寐”，认定雪窦山千丈岩“双流效奇”的景观与他梦中的山水相吻合。于是，“皇恩”浩荡降临雪窦，下圣谕曰“名山感形梦寐，今遣内侍张履新赍沉香山子一座，龙茶二百片，白金五百两，御服一袭，表朕崇奉之意”，还免除山民徭役，禁止上山采樵。最为有趣的是，在这场梦过去约200多年以后，赵祯的第九代孙宋理宗赵昀不知怎地又惦念起了先祖的遗梦，追书“应梦名山”四字，派人送到雪窦山，只是此时的所谓大宋帝国已成偏安临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了。对宋真宗赵恒敕名千丈岩为“东浙瀑布”，宋仁宗梦游此山，宋理宗御书追念，有人称之是前后呼应、珠联璧合的雅事。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雅，反以为耻，如曾任兵部右侍郎、中书舍人的

明代进士、奉化人宋琰，在国史馆编纂宋太宗、仁宗两朝实录之际，情不自禁来了个如此“穿越式”责问：

万里侵疆尺未还，报仇雪恨合相关。
如何德寿高眠夜，不梦中原梦此山？

当然，为耻的不是雪窦山，而是偏安东南一隅的宋理宗和他的南宋小朝廷。

《四明山志》谓雪窦山为“瀑布山”，当然不会因为仅仅是它只有一个千丈岩瀑布。雪窦山地处浙东火山岩区，层峦叠翠，悬崖笔立，幽谷飞瀑，风光旖旎，最著名的瀑布，除了千丈岩，还有三隐潭瀑布和徐亮岩瀑布。与千丈岩瀑布一样，这两大瀑布也密布着历代诗人的吟咏。

山头出飞瀑，落落鸣寒玉。
再落至山腰，三落至山足。
欲引煮春山，僧房架剡竹。

巨石如龙孙，莽莽烟雾里。
明明落溪口，纳纳喧滩齿。
何当助斋盂，菌萐徒为美。

以上两诗，都是宋代文学大家梅尧臣所作。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尧臣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其诗风平淡含蓄，语言朴素自然，形象清新。前一首诗题为《三层瀑》。三隐潭瀑布在同一条峡谷中连绵数里，由上、中、下三个风姿迥异、奇幻幽深的瀑布组成，是罕见的阶梯瀑布，自唐宋起一直是四明山脉中的一处游观胜地。三瀑之下各自有潭。唯其隐

匿幽谷深壑,不到近前难觅其迹,故名三隐潭。后一首题为《石笋峰》,这石笋峰是三隐潭沿线的一景。三隐潭以清幽空灵的自然之美,自古被传为“真龙宅焉”。民间传述中的三隐潭,隐于上隐潭的是能呼风唤雨的青龙,是求雨之地;中隐潭出没的是黄龙,为求财之地;下隐潭盘踞的是赤龙,乃求官之地。也正是这个缘故,所以梅尧臣的诗里有“巨石如龙孙”之句。相比于王安石和曾巩描摹雪窦胜景的诗,梅尧臣的诗里更多了些人间烟火,我甚至猜想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并且性情随和,易于相处,如能与他把盏对饮话诗,定是雅事一桩。三隐潭旁现在有农家饭店,我想,若请书法家把这两首诗书写后挂在那里,那可是能令蓬荜生辉的。其实,梅尧臣以上两首诗只是他《和晁颖师四明十题》中的两题,像其中的《雪窦山》、《含珠林》、《宴坐岩》、《狮子岩》所咏的都是雪窦山胜景。我个人以为,作为宋诗人,他的《四明十题》,堪称对唐代“双星子座诗人”“皮陆”(皮曰休、陆龟蒙)《四明山九题诗》的隔代呼应。

中有卧龙君勿狎,有时平地起风雷。

这是楼钥写三隐潭的诗句。楼钥,南宋文学家,明州鄞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资政殿学士。其诗与梅尧臣的《三层瀑》诗相比,他老人家则是对宅居隐潭的龙们多了许多的敬畏。比楼钥稍晚的南宋诗人陈著晚年隐居剡溪畔,他在《隐潭》诗中则对龙们多了点民间的期盼:

潭底有龙能变化,好将霖雨活东南。

三隐潭瀑布海拔比千丈岩瀑布要高,而徐尧岩瀑布又高出它们。所以民间有谣:千丈岩高虽高,徐尧岩撞撞腰。其实不言

海拔高度,两瀑的落差是相差无几的。20年前,我出于好奇,曾借用高比例军用地形图作过比较,发现千丈岩瀑布的落差要比徐尧岩瀑布高出二三米。徐尧岩相传因这里曾有仙人骑尧徐徐升天而得名。它又有一个别称——“鞠猴(侯)岩”,因其岩顶有巨岩外突,远而望之,岩形酷肖猴子倚天而鞠。徐尧岩的高瀑直泻、绝壁齐云,与千丈岩无大殊。但由于海拔更高,每到冬季来临,则显奇观:飞流溅出的细沫,遇寒化成霜雪点点,沾到悬崖上就染白了崖壁,飘落到水潭上,就凝结成了“雪岛”,银练似的瀑流注入“雪岛”,从中形成一个奇特的“火山口”。“徐尧溅雪”别具一格,令人叹为观止。

徐尧岩是“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的一个主要游赏地。自唐朝大诗人孟郊、刘长卿、皮日休、陆龟蒙、方干等算起,历代至少有数以百计的诗人在此留连咏叹。其中为后世文学史家推崇的“皮陆”以《四明山九题诗》唱和诗,尤为引人入胜。陆龟蒙的《鞠侯》诗云:

何事鞠侯名,先封在四明。
但为连臂饮,不作断肠声。
野蔓垂缨细,寒泉佩玉清。
满林游宦子,谁为作君卿。

陆的好友皮日休当时在吴中,收到陆的诗后当即应和:

堪羨鞠侯国,碧岩千万重。
烟萝为印绶,云壑是提封。
泉遣狙公护,果教猱子供。
尔徒如不死,应得蹶玄踪。

以上只是“皮陆”脍炙人口的《四明山九题诗》应和诗中的各一首。在“皮陆”的诗里,徐晃岩充满令人神往的奇幻色彩。实际上,作为四明山脉的精华,雪窦山本身就是一座奇幻之山。历代写徐晃岩的诗不胜枚举。如宋代王时会《徐晃岩》诗:

绝壁撩空云与平,横飞寒瀑万年声。
杖藜过尽人间险,独向千山顶上行。

又如明诗人楼则中《徐晃岩》诗:

一片悬崖势插天,昔人曾道此登仙。
兔飞赤舄凌云汉,鹤载瑶笙度紫烟。

又如曾任南宋太学博士、监察御史、著作郎,后因忤权臣贾似道而被贬,宋亡后隐居在雪窦山下剡源九曲公荣村的陈著,他笔下的徐晃岩气势磅礴、龙云相往,俨然仙境。因受权臣迫害而胸有块垒的他,分明想借山水而来一个自我解脱:

平揖天风一望来,苍崖万仞两分开。
是中猿鹤亦难得,只有龙云相往回。

到了清代,也就是在与“皮陆”相隔大概 800 年之后,浙东地区、四明山麓出现了一位多才博学的杰出人物,他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更大。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他更是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堪称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就是浙东学派首领、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黄宗羲。他称:“唐陆鲁望、皮袭美有四明山唱和,分为九题。后之言四明名胜者,莫不渊源于是。”有意思的

是，黄宗羲他老人家在纂写《四明山志》之余，一时兴起隔着时空与“皮陆”的《四明山九题诗》唱起和来，其中的《鞠侯》诗曰：

曾到徐鬼境，岩形象鞠侯。
瀑飞声自若，月影臂如钩。
不答山禽唤，空回过客眸。
前人工赋物，遗误在林丘。

三瀑一台，是雪窦山的精粹。一台就是妙高台。黄宗羲编的《四明山志》载：“峰顶若台，截出万山之表，下临无际，东西约四十尺，南北倍之。”这里三面均为绝壁，云来雾去，松樟高挺，林涛盈耳，恍如世外仙境。凭栏四眺，烟霭开开合合中，近峦远岗，仪态万千；高峡平湖亭下湖嵌镶在群峰之间，波光岚影，分外妖娆。人在峰顶，只见平台不见峰，从山下仰望，只见山峰不见台，大有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趣。明万历年间三大“布衣诗人”之一的沈明臣在妙高台上四望，由衷赞叹：

五色纷以披，春阳逗云岫。

宋诗人楼钥对妙高台有如此夸张而又不失真实的描摹：

一峰高出白云端，俯瞰天涯千万山。
试向岗头转圆石，不知何日到人间。

楼钥描摹的是妙高台的高妙之状，而陈著却是借妙高台继续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不到兹台四十年，临风独立意悠然。

胸中多少难言事，便欲凭高叩九天。

历史上，南宋丞相郑清之、元代文学家黄溍、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等许多官宦名士，在此留踪并倾情吟咏。黄溍的《登雪窦妙高台》曰：

偶为清游宿梵宫，凌晨试上最高峰。
水翻雪色寒犹落，云掩丹光远更重。
旧有一僧能跨虎，近闻三洞尽藏龙。
下方人影应难到，烟际惟听日暮钟。

曾任过宁波同知的明代学者、诗人李濂，登临妙高台后欣然命诗：

吾闻妙高台，海涌金芙蓉。
上有万古苔，虎豹留其踪。
日月挂天桂，烟霞韬石峰。
所嗟异僧去，寂寞青山中。

黄诗中的所谓“一僧能跨虎”和李诗中的“虎豹留其踪”、“异僧”，指的都是这样一个传说：宋代高僧知和禅师，在妙高台结茅庐长居。他居无长物，唯与台下伏虎洞两虎相邻。两虎常跃上台来听禅师诵经而被感化驯服。这就是妙高台“双虎听经”的传说。

但妙高台没有长久地“寂寞青山中”。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到故乡，略懂堪舆之术的他就选定妙高台修筑自己的别墅，这应该说是很有眼光的。别墅筑成后，蒋介石每次返乡，他和宋美龄不是住在溪口镇武岭头上的文昌阁里，就是住在妙

高台上的别墅里。溪口武岭路上的丰镐房故居是不大去住的，因为他与原配夫人毛福梅离婚时有“离婚不离家”之约定。毛福梅还是丰镐房的主妇。按宋美龄的修养，她不会去染指丈夫前妻的领地，虽然那丰镐房里也象征性地给宋美龄安排了一间卧室。1949年蒋介石下野还乡期间，妙高台是他的主要住地。别看妙高台占地不广，他在此垒起沙盘，架起电台，接待一批批党国要人，发出一个又一个指令，呼风唤雨，遥控着已支离破碎的局面。那时的妙高台，就是国民党的指挥中心。

妙高台三面直临深渊，群山拜服，显得格外高峻，亦称天柱峰。身居党国要职的蒋介石在呼风唤雨之际是否有过擎天一柱的自诩呢？那曾在妙高台结茅庐而居的禅师是否料到过妙高台会有这么呼风唤雨的一天呢？

对雪窦山，近代地理学家张其昀的评价是“兼有天台山雄伟，雁荡山奇秀，天目山苍润”。黄炎培作诗云“欲览溪山秀，甬东唯雪窦”。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则为之手题：“陟彼四明，名山苍苍。”作为一座名山，千丈岩、三隐潭、徐凫岩三大瀑布和妙高台的雄奇瑰丽，并不是雪窦山的全部，更不是溪口的全部。雪窦山中部傲然挺立的乳峰，北端高耸入云的“第二庐山”商量岗，南翼碧水千顷的高峡平湖亭下湖和人文斑斓的九曲剡源，各呈风流，闻名遐迩。钟灵毓秀的溪口雪窦山山水，以及叠印在这些山水之上的名作佳句，让我们深深陶醉。

二

飞泉溅禅石，瓶注亦生苔。

海上山不浅，天边人自来。

度年随桧柏，独夜任风雷。

猎者闻疏磬，知师入定回。

这是当时闻名江南的唐诗人方干所作的《题雪窦禅师壁》诗。方干是著名的江南才子,又是一位“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严谨有如杜甫、贾岛的诗人。从诗中可知,当时的雪窦山,作为禅山丛林,已成相当气候:你看,连山上的猎户都已熟知祖师的起居规律了!诗人崔道融是方干的好友,他也有一首传诵至今的《雪窦禅师》,可见雪窦作为一座梵山,在当时已名气不小:

雪窦峰前一派悬,雪窦五月无炎天。
客尘半日洗欲尽,师到白头林下禅。

在中国,名山必是禅山。雪窦山早在晋代就有比丘尼结庐,名“瀑布院”,这就是雪窦资圣禅寺的前身。唐代由山顶移址雪窦山山心今址。北宋时被朝廷敕封为雪窦资圣禅寺。南宋跻身“五山十刹”之一。明代列入“天下禅宗十刹”之一。

奉化与禅特别有缘,是传说中弥勒化身高僧布袋和尚的故乡。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五代后全国各大佛寺均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为弥勒塑像,布袋弥勒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象征。雪窦寺是布袋经常说法布道之地,与岳林寺是他的根本道场相应,这里是他的弘法道场。民国时期,近代中国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出任雪窦寺方丈,提议雪窦山因弥勒道场故,在四大名山之外,再列雪窦山为中国佛教第五大名山,得到了当时佛教界有识之士的认同。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莅寺视察,对雪窦山弥勒道场续建五大佛山深表赞同,并提议在雪窦寺增设全国独一无二的“弥勒殿”。在国内严格控制露天佛像建造的背景下,2005年9月23日,获国家宗教事务局正式批准雪窦山露天弥勒大佛敬造工程立项;2006年12月,海内最高的雪窦山露天弥勒大佛敬造工程正式启动,并于2008年落成开光。开光之日,雪窦山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一起发表《雪窦山

宣言》，“中国五大佛教名山”盛誉更深入人心。

雪窦山又是道山仙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四明山“不乏逸人隐士，仙家辈出”。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公元 58～75 年），刘晨与阮肇上山采药，遇俩仙女，受邀滞留半载，返家发现子孙已过数代。于是重返山上寻仙，却已无踪迹。历代名士都将四明山比作是仙境。由于是仙境，诗仙李白的《游四明山》诗境开阔宏大：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

日出红光散，光辉照雪崖。

雪窦山是四明山脉的精华所在，诗中的“雪崖”是否是指雪窦呢？

四明雪窦一带早在晋代已为王羲之、谢安、孙绰、郭璞、葛洪等名士所向往，据说最初大都是冲着刘阮遇仙的传说而来觅仙迹的。入唐，心仪晋代名士游踪的大批诗人，沿着他们的踪迹入天台、入四明，一路相携漫游，踏歌而行，由此形成了“浙东唐诗之路”。雪窦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东支线，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登临、踏歌。他们来到这里，一方面是倾慕其瑰丽山水，另一方面是礼佛参禅，或问道寻仙。但神仙总是难遇，就像唐诗人李商隐借刘晨重入四明寻觅仙女不遇的故事发出的感慨那样：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于是，问道寻仙渐渐淡化，纵情山水和礼佛参禅就成了主题。在唐代，有许多著名诗人奉佛习禅，与禅师交游，并普遍引禅入诗，化禅思为艺术思维，进而引发意境的开发，在表层的物象中深寓着超以象外的意味。因此，许多歌咏雪窦山山水诗篇